

XUEDANSANWEN ◆ XUEDANSANWEN ◆ XUEDANSANWEN

雪丹散文

人民
出版
社

雪丹散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丹散文/陈雪丹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 8

ISBN 7-105-03610-9

I. 雪…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93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北京市清淤银佳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875 字数:12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作者简介

陈雪丹,男,1934年11月生于陕西省汉中地区勉县。1980年移美前,曾做教育和农村工作以及报社编辑、记者。移居美国后,在美国、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许多报刊发表过论文、散文、新旧体诗和小说。1998年获台北华侨联合会小说佳作奖。曾应邀出席过多届世界诗人大会,并被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其传记载于《世界名人录》。

目 录

“新大陆”发刊词·····	(1)
燕子矶抒情·····	(3)
太平镇寻幽·····	(6)
双峰山纵目·····	(10)
金门桥前的流连·····	(14)
灼热沙滩·····	(16)
桥赋·····	(18)
阳台下的梧桐·····	(20)
夕阳·炮台和老人·····	(22)
泳者——勇者·····	(23)
冷 月·····	(24)
敦煌记佛·····	(26)
延安记窑·····	(35)
西安记陵·····	(42)
桂林记山·····	(51)
春城五记·····	(60)
西双版纳风情·····	(67)
三峡行·····	(74)
纱帽坊里访三苏·····	(80)
大渡河边觅郭宅·····	(84)
峨眉金顶览雄风·····	(89)
三江口上拜大佛·····	(94)
古柏森森仰诸葛·····	(98)

浣花溪旁怀诗圣	(102)
九寨沟去来	(105)
叶夫子	(109)
山城	(116)
安息吧,山妻	(123)
山颂	(138)
窗赋	(140)
“妈妈”——智澄	(142)

“新大陆”发刊词

在美国这块被称为“新大陆”的土地上，有几个来自中国那古老的旧大陆的新移民，想要把他们对新大陆的陌生感、新奇感、兴奋感、惶惑感抒发出来，想要把他们对旧大陆的眷恋、思念、期望和祝福形诸笔墨，想要把他们在这更广袤的视野中所得到的感受公之于世，想要把长期以来薰沐过他们身心的东方文化，与如今天天耳濡目染、浸渍于其中的西方文化揉合起来，做一点大胆的尝试……基于以上种种朦胧而颇诱人，狂妄却又经过慎重思考的想法，我们在“以文会友”的原则下结合在一起，来开辟这块园地，作为我们耕耘的场所，作为大家品评的靶地。

我们把这块园地命名为“新大陆”，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的居留地。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几百年前漂洋过海，发现新大陆的探索者们所表现出的冒险犯难的勇气和精神；它蕴含着几百年来劈荆斩棘，从无到有，由穷变富的开拓者们的坚毅和智慧；它涵盖着以迄于今的建设者们所拥有的广采博纳，稳重质朴，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气度和作风；当然，它也焕发着惠特曼、海明威、杰克伦敦等等艺术大师所独具的刚健、清新、粗犷、雄浑的气质和风格。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新大陆的耕耘者所应该效法的。

我们称我们祖先所繁衍生息的那块土地为“旧大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有丝毫的鄙弃。相反的，我们倒是以十分依恋的心情，时刻怀念着它。那三四千年前就进行着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大规模生产所创造出的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图景，和“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豪迈情怀，都使我们低回不已，吟诵至今。只是我

们不愿沉溺于对往日的炫耀之中而无视今日世界上所发生的日新月异变革。我们希望通过大家锲而不舍的探索，开拓和奋斗，把我们的旧大陆变成下一世纪为世人向往的新大陆。

依据我们生吞活剥的英语能力，我们将新大陆的英文名称英译为NEW MAINLAND，又音译为“纽敏兰”。因此，这块园地的名称亦可直称为纽敏兰。这使我们联想到纽西兰（NEW ZEALAND、格陵兰（GREEN LAND）这一些清新明快的地理名称，又转而联想到紫罗兰（VIOLET）、君子兰这一类香艳美丽的花朵。于是，我们期望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既是一块葱茏茂盛的园地，又是一丛幽香四溢的花朵。而如果与屈原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一类雄奇瑰丽的诗句联系起来的话，则这个园地的名称又与中国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搭上了干系。

也许我们的才力不足，知识有限；力不从心，在所难免。正如《文心雕龙》所指出的那样：“方其搦翰，气倍辞前；及乎成篇，半折心始”，何况我们并非专事于此，而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之于生存竞争。因此，不足之处，多请赐教。

感谢《海洋副刊》以她海洋般宽广的胸怀，给我们提供这块可资耕耘的园地。希望在大家的共同瞩目下，我们的同好日益增多，园地日益扩大，在小说、诗歌、散文、杂感等方面都能开出可供欣赏的鲜花，结出可供探摘的硕果。

燕子矶抒情

美国西海岸风景线之一

从旧金山日落区向南，沿加州一号公路驱车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一个颇富于诗情画意的地方，故名之曰燕子矶。

燕子矶是一个楔进太平洋水域的山坳。从下向上望，是直棱棱的峭壁。而在那上面，却是平展展的旷野。那里，有宽阔平坦的停车场，有曲折幽深的林荫道，有苍郁娴静的榭树林，更令人惬意的是，有临风耸立的眺望台。

丽日当空，微风和煦，是燕子矶最喧腾的时刻。当我驱车走进离它一两英里的视野之后，就看到在它的上空，飘浮着一只只五颜六色的彩燕——那是人们在舒展着用篷布做成的翅膀，一尝凌风高翥的豪兴。于是，我不由得狠踩一下油门，让车子飞快地绕过一座土丘，爬上一个小坡，停靠在那密密匝匝的车群之中。

眺望台自然是人们活动的中心。那里聚集着各种肤色的游客。彩色的风向标，在头顶上晃动着。左面的平台上，人们驾驶着用钢架绷起的燕子，籍着十几步慢跑，最后一脚，腾离了峭壁。在蓝天与白云之间，他们徐徐地轻飏，越过远处的峰巅，变成一个个小黑点，无异于无所羁绊的飞鸟。然后，他们又折转身，向着起飞的地点飞来，在燕子矶的上空盘旋着，用步话器和地面上的朋友交谈着。而眺望台上的人们，有的用望远镜追捕着燕子们的行踪；有的用照相机拍摄着燕子们的丰采，有的眺望着崖下那波光粼粼的海面，以及从远处驶来的游艇。而在眺望台右面的旷野里，恋人们依偎在小沙丘的旁边，面对着一望无垠

的海水，在诉说着无尽的相思，沉浸在彩色的梦里。在曲折的小路上，色彩斑驳的小狗们，用急促而细碎的步伐，导引着一对对的老年夫妇，闲散地向林荫深处走去。青年男女们，拎着收音机，在重浊的摇滚音乐的伴奏下，互相追逐着，跳跃着。而好奇的孩子们，拨弄着手中的遥控器，欢快地指挥着他们的滑翔机在天空中翻着筋斗，盘旋飞舞。

在阴霾的黄昏，燕子矶也不乏寻幽访胜的人群。迎着冷冽的海风，一架架燕子起飞了。

这时候，眺望台上，除了那些彩燕的追逐者以外，又增加了一种人，那就是黄昏的凭吊客，只见他（或她）孤独地坐在栏杆后面的台阶上，面向着大海，却合着双眼，任身边的灌木树丛在阴冷的寒风中瑟瑟，任头顶上的燕子们在天空中升降浮沉，任脚下的浪涛无休止地拍打着海岸。有时候，在月色朦胧的夜里，我突然想起了燕子矶这个经常流连的地方。我愚想，这时的它，没有蓝天白云下的彩燕，没有光怪陆离的游客，没有车水马龙的车队，甚至也没有孤独寂寞的老人，它该是什么样儿呢？我该去向它索取点什么呢？带着这些无可名状的深思，我急忙驱车向它奔去。

果然，那里什么也没有。在空旷的停车场上，只停放着寥寥可数的两三轮车。那里面有朦胧的人影，絮絮的低语。当我走过的时候，它们就陆续闪着灯，开走了。

我独自走向眺望台，望着那乌蒙蒙的太平洋面。那看不见波浪、只听得见涛声的洋面，此刻显得格外静谧。我极目向那望不到边的远方望去……

我久久地凝望着，忘记了寂寞、寒冷和恐惧。

我孤独地开着车子走向归途。在沉静中，我才明白，无论是喧嚣的白天或是寂静的夜晚，我都受到燕子矶来远眺。不仅仅是为了这里有翻腾飞舞的彩燕和熙来攘往的人群，不仅仅是为了去

看看那海阔天空的景观，抖掉斗室独处的寂寥；而是为了去看看我那朝思暮想、却又无法看见的太平洋那一岸的土地……

太平镇寻幽

美国西海岸风景线之二

在晴朗的日子里，从“燕子矶”向南望去，只见天与海相接的地方，有少许断崖残石从海岸向海水中延伸。那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景象，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早已知晓的却从未见到过的那种“海角天涯”的地方——“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明朝各分散”这清脆的童音，又缭绕在我的脑际。

我鼓起余勇，又踩起油门，沿着加州一号公路向南驰去。

十分钟之后，路面变为下滑的坡路。在低凹下去的那一段平坦的海岸边，一座风光旖旎的小镇——太平镇就出现在我的眼帘，令人顿时产生一种恬淡舒适、返朴归真的感觉。

驶过街后边的公路，我无心去浏览那宽敞的超级市场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无心坐进那玻璃橱窗后面悠闲的咖啡座位，去听美国佬谈论总统的优劣，而是径直向海边驰去。

海岸边，一座伸向海中约百公尺长五公尺宽的桥梁吸引着众多的游人。桥面和桥栏，都是用水泥制成。倚着桥栏，几十位男男女女的垂钓客熙熙攘攘，把这座桥变成了喧腾的闹市。他们播放着各式各样的摇滚乐，谈论着各自的奇遇，夸耀着擒在手上一两尺长摇尾鼓腮的鲜鱼。我无意去追逐这俗世的喧哗，只是想看看桥面下碧澄的海水和眼前一望无际的海宇。

晴朗的海宇在微风轻拂中荡漾着滚滚碧波，由远而近，向着海岸逶迤而来；不知是风卷着浪，还是浪挟着风，这波涛一浪推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岸边扑去；高的浪涛载着银白色的浪

花，把海岸周围的海面装扮成了堆银砌玉的世界，煞是美丽；一叠高过一叠的浪涛把后浪所积蓄和赋予的力量，完全用来冲击屹立在海岸边的巉岩的顽石。只见那翠绿的戴着白帽的浪涛，腾空跃起，奋力向岩石冲击，把整个的身体化作了千万颗跳跃闪烁的珍珠，飞溅在沙石上，发出沉重的轰鸣，把只习惯于低空觅食的海鸟吓得四处逃逸。

这大自然的奇观，令我忘记了海风的冷冽，久久伫立在桥上，向它投以深情的凝注，对无眠无休，奋力拼搏在大自然中的勇士们献上崇高的顶礼。

我继续向前驶去。沿着一大片高尔夫球场——参天大树遮蔽下的绿茵的边缘，来到了这片海岸的尽头。于是，我又鼓着勇气，驶过一段窄狭的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面，来到了一个马场。十多匹马在荒野里嚼着青草。而在这马场的前方，在一座山崖的尽头，一段峭壁，几许岩石，在茫茫的海水中伸出了头角；它们孤独地却又互相连属着屹立在海上。在迷茫的水雾中，它们像傍晚归来的泅渡客，又像才跳下水去的探险者——这时候，我才明白了，远处所眺望到的天涯海角，却只是海岸边的一景，而并非它的尽头。

为这神奇而俏丽的海岸所吸引，我继续向前驶去。穿过一片浓郁的林荫，绕过一段曲折的山路，在一个开阔地带的十字路口，我背向海岸，向着苍翠的群山驶去。在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名“圣·彼卓”（SANPEDRO）的乡村公园。公园门口虽然由一个售票亭隔开了出入口，但这里总是“门虽设而常开”，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售票和收票，因此，我便大胆地径直把车子开进去，停在了宽阔的停车场上。

停车场南端连着扶疏的灌木。在低矮的草坪上，来这里野餐（PICNIC）的小学生们扯起网子，托着排球或做着别的游戏；老师和家长们则悠闲地坐在公园设置好的餐桌旁吃着面包、水果，

欣赏着孩子们的跳、掷、笑、闹。

从高耸的南山脚下流来一条清冽冽的溪水。溪水清可见底；随着轻快跳跃的细浪，小鱼三五成群地顺流而下，寻找着林荫筛下的一块块黑白相间的日影，在那细碎但却光滑椭圆的卵石中穿梭游曳。溪上架有几座小桥。从小桥上来去，我又领略到了久违的“小桥流水”的幽趣，仿佛又置身于我睡梦中的那些模山范水之中，久久不舍得离去。

越过小桥，沿着山路向北走去，那里豁然开朗，又出现了一个场地。一个公司的职工，男女老少三四十人，正围在一张长方形餐桌旁做着游戏。只见相对坐着五六对男女，一方用纱巾蒙着眼睛，越过餐桌中间的蛋糕，用手的触摸去辨认对方是谁。有的手上抓满了蛋糕，把对方的脸上糊得满都是褐色、黄色或白色的奶油，面目全非；围观的人在那里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声响得山鸣谷应。

从公园折回原路，又继续前行。在穿过一片浓郁的松林之后，便是盘桓曲折的山路。山路变直以后，车子便在太平洋岸陡峭的崖边上驰骋。只见车窗外浩淼的碧波粼粼的海水，在几十丈底下的悬崖边荡漾，心胸为之开阔；但却也更加谨慎地握着方向盘，更加戒惧地踩着油门。

突然，在路边又出现了一座独自兀立的小山；山巅有苍松覆盖下的小庙。于是，我又在路边专为游人辟出的停车地停了下来，沿着数十级石梯攀缘而上。

在那小庙内，已不能分辨供的是道家的青牛抑或是佛家的莲花或是新教的十字架，只有几许残灰指证着曾有人来献过虔诚的香火。而那庙基所座落的一方硕大的磐石，和几株苍翠的古松，却令我不胜景仰。因为，籍着这松树盘根错节的虬枝，和这磐石硕大无朋的躯体，我得以俯视这悬崖下闪动着日光的一望无垠的波涛——远处，在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妍红的夕阳正像一轮挂在

天边的火球，把那一方的天空染得通红、通红；几点归鸟，正闪动着翅膀渐渐地没人那绚烂的彩霞。而我所站立处的松枝，也沐浴在夕阳的余晕中，仿佛也被镀上了金色的光泽。

我久久地凝望在那里，不忍离去。

归途，车子在 92 号公路上盘旋。在山间的低谷里，道旁是牧牛蒔花的农户，间或有野鹿出没。松涛低吟着，送来阵阵微风，轻拂着被海浪、游鱼、山林、溪水、磐石、峭壁所缭绕的幽兴。

然而，在我的脑际，却始终悬挂着另一些山水立轴。那里有紫烟缭绕的香炉峰，有孤城万仞的黄金峡，有昂首挺立的五友松，有气象万千的洞庭湖……这些立轴，是那样的秀逸缥缈，雄奇苍莽，令我永远神往。

于是，我开足马力向归途奔去，嘴角不觉地轻吟着那时常低回在脑际的豪壮的诗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双峰山纵目

美国西海岸风景线之三

一个漆黑的夏夜，小妹促我上车，去随她看一个夜景。朦胧中，我登车而去，不辨东西，只觉得车子是在缓慢地盘旋，攀缘而上，然后停在一个山巅之上。小妹与我下车一看，只见眼前一片尽是璀璨闪耀的灯海，把白昼间所见的山岗、街衢、林荫、桥梁都淹没在这辉煌的灯之海洋之中，甚至连那日夜奔驰的车水马龙，也变作了灯海中成群结队的萤火虫，尾巴上闪着亮光，徐徐地游曳着。

我被这眼前的灿烂景象迷住了。我疑心这只能是天上的街市，哪里是人世的市廛。我急欲去辨别哪里是我所熟悉的金门大桥，何处是热闹的中国城；然而，砭骨的寒风，吹得我浑身颤抖，无法站立，遂急忙躲进车中，想在车里，隔着车窗玻璃，继续欣赏这“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观”的美景。然而，隔窗观火，只觉索然无味，遂催促小妹开车离去。

在长长的归途中，我想起了郭沫若早年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新诗：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颗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吟诵之余，只感到这时固然透着一股清静明快之气，然而与我当晚所见的辉煌斑斓的景象相比，实在显得萧疏落寞得多了。

从此，双峰山的景观遂成为我心向往之的所在。无论是凭窗远望，还是驱车从山脚下经过；无论是从金门桥北头向南眺望，还是驻足于中国城的闹市之中，我都要从不同的地点和角度来仰望这座屹立着红色铁塔、架设着电视台天线的山峰，甚至在云蒸霞蔚的清晨，我尤凝望于它那山巅的翠绿和红塔的巍峨，凝望于在云雾缭绕中它犹昂首挺胸、显示出它脚跟的扎实和脊柱的坚韧；在风雨交加的黝夜，它犹光芒四射，不断放射出无法遮蔽的红光，给人们带来较清晰的讯息和画面，较真切的欢娱和希冀；而在群星闪烁的夜里，它依然像一座新生生的星座，在澄净如洗的碧霄中，与无极的银汉相辉映。

我崇敬它，赞美它，向往它，热爱它，并欲攀附它，从心之深处。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独自驾车去攀登双峰山。车子在“之”字形的公路上缓缓盘旋了约十来分钟即攀上山顶。在山顶上，我首先翘首东望，只见笔直的市场大道从山下直达海滨。在弧形的海岸上架起一座长虹似的海湾大桥直达海湾的彼岸；彼岸的天边是如黛的青山；青山被幢幢的房屋所覆盖直到山下的平地；在平地与海岸之间，矗立着一座座大厦；大厦之间被如带的高速公路所连接，奔驰着胆流不息的车群。而在海湾大桥的右侧，奥克兰（OAKLAND）港外，停泊着一大片挂着白帆的小船，和几艘吐着青烟的巨轮，给这沉静的山水添了不少生气。

再走向山巅土坪的北部边缘，只见嵯峨巍立的金门桥及北部